

政治小説

模範町村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地方自治
小說
模範町村

日本農學博士橫井時敬原著

第一節

小田春雄遠離故鄉已十餘年。至昨日之夕方歸。見村落之中。萬事釐然有序。文明之氣象。昭昭於耳目間。然抵村時已薄暮。猶未能稔悉此中底蘊。就目之所及者。見前山之麓。林木繁茂。有西洋式之病院。高聳於雲間。牆壁粉白。罨映於樹叢。及進村徐行。道旁之邨學校。鬆聖精良。交暉金碧。公會堂之時計臺。屹立於村之中央。通衢皆石子砌成。路傍徧植果樹。村之東南橫貫河渠。今已建設鐵橋。以便行人。屋宇大半改建。門楣一新。如舊時之茅廬陋室。已不概見。即以東京庶富之區。移置於此。恐亦無是壯觀。祇就形式上視之。可見稻野村長之功績。核諸平日所傳聞。自有確證。斷非虛譽也。

然此外觀之美。不足驚異。稻野村長之苦心孤詣。不可於皮相間求之。春雄昨夜即居村中姑母家。與姑母久不晤聚。覲面至歡。姑夫及表妹同席而食。穀饌儉約。而風味絕佳。自得真趣。食時略詢村治之內容。談次及於病院之設備。知其布置周密。功效卓著。春雄本習醫。特分外注意於此。自思平日爲人稱道此院者。職是之故。曩聞人言村治之進步如矢。之中的。往往一笑置之。以爲方隅之限。何足以經營大業。此真故見自封者。迄今思之。未免慚忤。

春雄於是年夏季在大學畢業。得醫學士。父爲小田長策。從前於東京爲負有盛名之政治家。曾任國會議員二三次。其同黨組織內閣時。曾爲農商務省勅任參事官。未及三年。內閣各方面露種種之弊病。受衆議院非常之攻擊。內閣遂瓦解。黨勢於是不振。小田如登雲梯之高級。而猝然下墜。聲名掃地以盡。然彼時之政黨。猶能潔己自愛。不背國民之委託。熱心於政事者。項背相望。小田雖爲野心之輩。而當時之行爲。猶不似今日之卑陋。及同黨既盡顛躓。小田豪邁之意氣。漸次

消沈。近爲東京市之參事委員。因受賄賂。醜聲已藉藉人口。若仍欲於政界上發揚其事業。勢必有所不逮。其本職係辯護士。因政治上失敗。辯護士之信用。亦遂墮落。其人之卑不足道。概可知矣。雖然。彼之在社會上。猶未失其從前之地位也。小田長策與稻野村長。同出大學。皆村中之俊秀。二人所抱宗旨。本不類。所以小田學法。稻野學農。於未進大學之前。因年歲相若。門閥相等。締交甚厚。當時一般青年之殷殷求學者。其志願無一不偉。稻野於未曾決意入農科之頃。種種之野心。亦盤結於胸中。有時豔羨瑪志尼之功業。有時景仰盧騷之高風。有時心醉於大哲學家。有時儼成詩人之落拓。其熱心於富貴權勢名望也。且加人一等。然其性本極懇摯。良心偶有所感觸。大悟前日之思想。皆空中摸索。以爲側身人類中。必治高潔正直之生活。能於根柢上救濟民生。始爲有得。於是二人逕路歧趨。旨趣因之不協。其後之公生活。亦自相懸殊。稻野始終以輔助農民爲事。盡力於國本之培養。振作國家之元氣。爲己任。而小田則始終角逐於政治社會。希圖滿足。

其奢望。

春雄雖係此種人物之子。然與其父之旨趣亦異。是夏既畢業於醫。接其姑母之信。信中大略謂數年闊別。欲一面以消思念之苦。藉得賀其卒業。敦促就道。其殷拳自溢於言表。使之不能不至。在春雄本欲跋涉山河以資閱歷。祖塋祭掃。久虛藉此。且可遂夙願。況登彼可愛之故山。心神爲之曠遠。亦何憚而不往乎。

第二節

久生活於湫隘囂塵之都會。其父長策雖身列紳士之班。而缺點甚多。品行不修。家庭紊亂。沈湎於酒。迷惑於色。其母隆子。專喜矜其虛榮。萬事徒尙浮華。旁人視春雄之門第。似甚煊耀。實則此等之境遇。斷非幸福。所以春雄之心。始終欲然。不自滿。煩恨常鬱。積於胸臆。於卒業試驗之後。身體益形羸弱。今去彼適此。領略空氣。清新碧水。漣漪之村落。偃息雖僅一夕。而從前枯槁之精神。頓覺復甦。昨日乘汽車至此。身甚疲憊。鐘鳴十下。姑母整理牀被已完備。乃令春雄就寢。春

雄往往於初睡時。不能成寐。至昨夜身甫貼席。首甫就枕。已沈沈酣睡。驚夢全失。直至今晨五時始醒。

晨起。欲至井邊洗臉。孰知未嘗具井。而有給水所。心殊驚異。乃汲清冽之水。盥顏洗頭。時有太陽之光線。從大柿樹之杪射下。以曝滑澤之肌膚。乘此將冷水摩擦肢體。意甚適然。四顧周圍之藩籬間。曩時本植木槿。枳殼之類。今則刪薙已盡。但見桑樹。鱗次櫛比。其葉葳蕤。於庭中。給水所之側。有花砌。新開日扇之花。綺麗悅目。山百合。羽衣草。及其他之秋草。繁生於砌中。互鬬其豔彩色。斑斕其傍之空地。皆種果樹。中以桃爲最多。間雜以李。棗樹端皆絡以網。以防鳥啄。

瞻顧間。見姑母阿霜。由樹邊緩步而來。年已五十二。頭髮微斑白。面略有縐痕。以姑母之貌。較春雄之母。自覺判別。姑母柔和之氣。粹然流露。想其平日心舒體泰。毫無煩惱。故兩瞳絕不現一點乖戾之氣。

姑母手攜小筐。中有濃紫色之茄。其上載以紅色之蓬蘽。莞爾而笑。行近春雄之

傍。

姑『爾已起身乎』

春『然請姑母早安』此時周覽眼前之風景酷似樂園往昔之事都翫置亦不復記憶心中祇覺田舍之趣味令人欣羨。

姑『今日別無佳品與爾食祇採桃實數枚聊解渴口此種物雖不珍奇然新鮮之果想一啖尙不取厭』

春『旨哉此桃余所最喜者』春雄冷水磨擦已畢旋注視筐中。

姑『爾既喜此物不妨暢食吾家無人嗜成熟時載至市上售之』

春『果如是乎姑母余思庭中植此果樹利益未必能多得盡雜蒔各種之花木以頤養精神乎』

姑『爾有所不知蓋村長當時熟籌之以爲村上既有壯麗之公園卽附近風景絕佳之處亦不尠故各家之庭中不必布置園景當建築新屋之時卽植此種果

樹及位置。蒔花之砌。造此屋宇之資。皆出自公共組合中。吾家亦然。其建築費。按年償之。自無艱窘之慮。新構之屋。位置得宜。卽厨房等。亦不如舊時之寬廓。而不適於用。

春雄驚異。『村治而竟有如是之善。實夢想所不到。』

姑『爾從彼處遙望。亦見山上病院之屋脊乎。其偏東稍低之處。有時計臺。此卽公會堂也。今日乃日曜日。是以無鐘聲。遞來平日則撞鐘三次。一在朝晨去田中耕作之時。一在日中爲休憩之時。一在傍晚之時。有此鐘聲。則出作入息俱確。依時刻。無有過不及之患。且秩序井然。不復如從前之任意作輟。未能劃一。卽無論何處。皆能見時計之針。故家中之無時辰鐘者。其時刻亦無毫釐之差謬。』

春『然……大哉。此時辰鐘也。若農事忙迫之時。日曜日亦將休息乎。』

姑『否。非一定也。農家工作至忙迫之際。卽未能確定其休息之時間。日曜日之在田中者。鋤雲犁雨。亦未嘗少息少頃。爾可至公會堂瞻觀。其處有庖丁。凡尋常

之食品畢備烹調。能隨人意。故家中厭煩炊爨時。可至公會堂購食。價廉而味美。村中人率家族至彼。以盡娛樂者。習以爲常。若家中有客來訪。盤餐未備。亦可至彼宴飲。遇多數人之集會。家中不便設席。且必紛擾。若至公會堂。則食料器皿。隨時齊備。斷無慮其不給。

春『此真利便極矣。酒館與家庭竟聯合而爲一。』

姑『爾之所見誠然。昔日無論何村。惡風俗之濡染。捷如影響。大抵往來酬應之時。豪飲者必酩酊。不知人事而後已。卽酒量之淺狹者。被人再三強勸。勉力飲之。嘔吐交作。致傷身敗胃。因之二三日不能勤動。女子被人使喚。奔走僕役如牛馬。無須臾行樂之時。凡年輕者使之侑酒。爲男子玩弄之具。虛擲工作之光陰。亦不稍惜。專心研究媚人之材料。器具食物之精美。最時尙者。互相競爭。其不善交際者。白眼相視。遂致劣敗。村長怒焉憂之。乃費種種之心力以經營。其得改革舊時之陋習。成現在之純厚者。適幸近年酒價陡增。羣情稍抑。利用其機會耳。此事於

青年會中。亦竭力鼓吹。是以終得就緒。吾輩因之得享無窮之便利。即飲食一端。家中不必多備杯盤器皿。豈不甚便。異鄉之客。欲至彼飲膳。須有村中人引領。所以狂徒醉倒之事。遂不復見。且男女老幼。盍簪促坐。天然得盡娛樂。此種之佳況。實從來所未遇。至彼亦非徒事飲食。即欲商榷要事。不妨假座長談。『姑母清言娓娓。欲盡情以語春雄。』

春雄一一領之。『此實大佳事。西洋之咖啡店。支那之茶寮。大抵亦類乎是。村長必參酌此等規模而組織者。』

姑『是果然歟。別處亦有此等之事歟。然公會堂非特供人飲食言談之用也。并有浴堂。可隨時澡身。有演劇及幻燈（影戲之不活動者）以娛人耳目。有演說及跳舞。以盡人團聚之快樂。』

春『此中竟如是之美備乎。』兩目瞠然。舌爲之咋。

姑『其中之好處。非片時之言談可盡。爾往觀之。當自明了。』言頃。見姑母忽籌思。

而有所得。其顏色靦然。『今夜本有幻燈。然爾之視幻燈亦無所獲益。此乃學校內之先生等運精心以撰出者。其中有益於吾輩實匪尠。』

春『果如是。余亦欲往觀之。』

姑『爾輩更有遊戲之事。特不知彼爲何物。蓋以棒觸球而使之轉動者。』

春『其球戲乎。』

姑『是矣。且見庭之中心有網。張布兩面對立。拍皮球。毬於網上掠過者爲勝。此因老人與兒童運動不足而設。』

春『然……是庭球耳。』

姑『抑是名庭球乎。此外復有打靶場。擊劍及柔術（與中國之拳術相似）等之練習場。壯者於閒暇之時乘出遊以習武藝。故是村之壯丁應募而入行伍者無不能勝其任。』

春『然……其設置之周密。真匪夷所思。余夙聞之。不信其實能至於斯極。余父

之遇稻野先生事。往往不樂稱道。所以未悉其究竟。』

姑『爾父亦才能之輩。不然。何以至東京而能涉足於政界。村長縱賢能。未必能效爾父之事業也。』

春『姑母。謂其然耶。』春雄強笑。自思。必偏袒吾父。而出此語。今就姑母所述。村中之情形。思之。已可知。稻野爲非常之人物。若其父。則畢生常爲名利所役。無毫末之善貢獻於社會。籌念及此。爲之悲憾不置。

姑母於此時。始覺閒談之久。『今日天氣漸覺炎熱。爾腹想已飢矣。可去晨餐。』

春『然……今日天氣甚熱……姪當與姑夫同食。』

姑『諾。』乃與春雄向後門而來。忽憶其子於去年應徵入兵籍。今不能與春雄晤聚。『爾此次來。余家若吾兒健一。未去應徵團聚。晤談想必異常怡樂。』

春『然……余因表弟之不在家。終覺牽掛於懷。今日余當作書以告。言姪已到此處。』

第三節

朝餐時。姑夫亦述村治之發達進步。言詞委婉動聽。春雄傾耳敬聆。急欲得新智
 識爲快。飯菜僅二盞。一豆腐羹。一新醬黃瓜。春雄食之味至佳。問村上之公產數。
 云每年有二萬圓之收入。其財產如山林秣場及股分票公債票等。現此村已盈
 千戶。水田旱田有三千町。(二町三千步一步六尺平方)論自治之村。固覺其大
 然。當稻野村長初就職之時。水田僅一千町步。旱田僅三百町步。戶數在五百內。
 外山林雖有五千町步。荒廢不治。統計物產甚微。交通又不便。實寂寞荒涼之一
 村落也。習慣淹陋。風俗鄙野。稍有才略之青年。莫不去故鄉。至都會以圖功名。卽
 稍具膂力之貧民。亦皆出外謀生。此村之勞動者。日少一日。租稅之納。於是濡滯
 百般之施設。因循姑息。改革幾無從著手。稻野村長乃犧牲一身銳意經營三十
 餘年。所以今日得此美備成富有之村落。現如因生活困難。田家無趣味。甘心棄
 故鄉者。已無其人。其具有才能。或不適於農業者。猶未可知。惟十分之九。以此村

爲無上之樂土。無不願家居。或動作。或遊息。以盡其天然之愉快。原稻野村長之意。本非謂此村一富能事已畢。其所希望者。村民必得生活之自由。然後可以成文明農民之資格。更使之常識發達。趣味高尚。人格不卑。所以苦心經營。必使經濟道德審美三者具備。則品性狷潔。自不至流於污下。然村長之成此事業。豈易易哉。當創辦之時。處處爲人所訾議。有反對者與之衝突。如立勞動時間之規則。約束游惰之少年。其時訕謗者至多。又於設立組合。及合併社寺之時。彼不明事理者。皆竭力反對。及事既就緒。彼等方知其善。當經始公會堂時。有富林駒造。家本素封。性極頑梗。肆口詈爲愚戇之事。

姑母之家。本不甚經意於農事。入投機商之彀。買東京之股票。貲本虧絀殆盡。以表姊嫁於門第稍高之家。費奩資甚巨。因支用浩繁。所存之田地。盡抵於借款。此十年中。租地以耕農事之餘。以養蠶。空地植樹。間畜雞豚。從村長之設計。竭力經營。其效果則屋宇改建。一新倉庫亦多一所。

春雄食時。聞鄉村之新政治。甚饒興味。姑夫談罷。剖一桃啖之。俄頃。進書室。憑姑夫之桌上。寫信及郵片十餘件。易古銅色之禮服。遂出門尋訪病院。隨行隨觀。舊時之景象。似約略記憶。然目前盡變更。曩日回里之時。確有一寺院在其處。今已改爲幼稚園。村社之地。成爲公園。此種之場所。最顯著可辨。其他如青年會。風俗俱樂部等之牌。歷歷在目。

病院在村之北方。高燥。軒廠之地。沿田岸行。一里半。見斜平之坂。坡其路始闊。行盡坂。坡上乃一片空曠之地。背有青山。坐鎮萬綠。欲滴向前。臨眺則全村之景。皆在望。病院之頭門。石柱鐵扉。其牌上書豐坂村病院五字。此時有輿一乘。似從近鄉來。其他有坐人力車來者。亦有步行而至者。紛紛如歸市。掛號處祇二人理其事。至忙迫。然秩序井井。並不濡滯。病者受木牌後。魚貫而進。掛號處之傍。係會計處。又其傍爲藥局。曲廊向左行。有病者待診室二間。爽塏寬廠。而病夫滿坐。已無虛位。

春雄俟其稍暇。出名刺以授掛號處。託其轉達友人醫學士佐野村。述明來訪之意。內一人言。如是忙迫。恐無暇會面。既又言。近一二日其體有微恙。正獨居室中養息精神。不知能見客否。有衣柿漆色之制服者。年約三十許。和藹可親。彼言姑以名刺遞進探問之。乃喚一僕至。鄭重囑付送刺。未幾僕回。傳言請進。

僕乃領春雄向右行。至一質素之西洋室內。壁上懸德意志某醫士肖像。其人乃院長之師。此外如油繪及橫額等。懸掛亦不少。中央之大餐檯上有花瓶。插以松枝及山百合。周圍有椅六。其外有小几二。每几配椅二。室中陳設之物。高雅可愛。春雄吸淡巴菰以待。俄而門徐啟。佐野村緩步而進。此人二年前於大學畢業。與春雄交甚篤。其家卽在鄰村。父習中國醫術。一時亦負盛名。然因不節於酒。致成痼疾。及晚年。醫道日衰。家亦中落。佐野村勉籌資斧。求學於東京。當未進大學之前。其父已去世。年輕之醫學士大抵不願鄉居。然近來世運漸進步。種種方面皆有傑出之人物。自社會思想勃興。凡投身於公益者。日覺其多。影響及於此村。尤

速。所以如佐野村者。願託身。偏壤供職。非第佐野村一人。更有一醫學士。亦慕村長碩德。隆望贊從其主義。願供此院之職務。俸給亦不求豐。

最足欽佩者。爲院長醫學博士。彼曾留學於德國。其術甚精。人稱爲某大醫門下之秀才。於醫界夙負重望。當稻野村長設立病院之時。求醫士於東京。彼乃自進。述明願擔任經營病院之事。博士爲渡瀨潔。年約四十四五歲。家亦饒有財產。在學校時。已刻自砥礪。學問早優。其後研究傳染病等。有獨得之新智識。近來就癩病一端。其治法駕乎歐洲諸大家之上。其人本基督教信徒。故早以醫術爲救世濟人之道。彼嘗云。欲營病院者。當視爲公益事業。如現時之私立病院。注意於營業甘言。誘人以廣招徠。踵門請診者。惟圖賺其厚利。其對貧困之病人。則心存厭憎。叱咤之絕。不顧恤。今受稻野村長之聘。卽欣然應諾。作意於此村立一模範病院。鼓其熱忱。調查西洋各國病院制度。終期達理想之目的。

佐野村與春雄覲面後。略敘荅岑。旋賀其卒業。突然而問春雄。『君以後之方針。